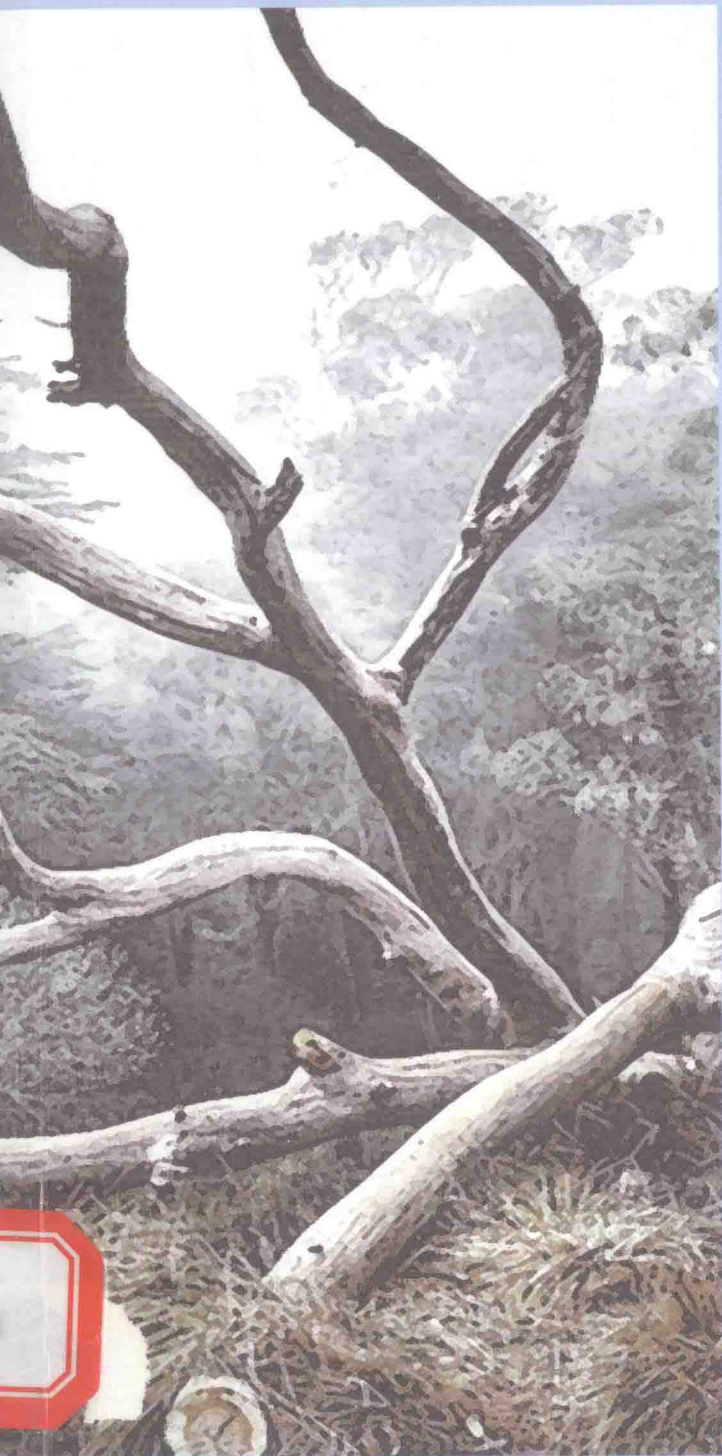




| 江右 |
新散文

罗
荣
著

神像的启示

人民文学出版社



神像的启示

罗荣著



江右
新散文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像的启示/罗荣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江右新散文)

ISBN 978-7-02-010576-2

I. ①神… II. ①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1039号

责任编辑 陈彦瑾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罗翠华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69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7.5 插页3

版 次 2015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576-2

定 价 2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从一九八一年在《赣南文艺》发表散文《山的怀念》起，我的文学创作之路断断续续走过了三十几年。然而仔细追溯，写作的萌芽应始于“文革”动乱年代。一九六六年初冬，我以虚龄十三，身高不足一米四，挑担不过五十斤的少年之躯进入父亲所在的修建队做小工，赚取每天四角五分的力资。因为人小力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工分配给我的任务是踩纸筋。踩纸筋的活不重，用一只大木盆把撕碎的纸放进去泡软，然后进去踩，直到踩成鱼籽般的纸茸。做纸筋的纸，全部来自造反派破四旧收缴来的书籍，有家谱、志书、小说、杂志、报纸等，那些书堆满了修建队的一间仓库。我读书时偏好语文，嗜读课外书籍，见到仓房中堆积如山的文学书刊，心痒难耐，难免萌生出偷书的念头，于是不断地把书藏在衣内带回家。日积月累，竟也积攒下五六十本，每晚在煤油灯下挑灯夜读，乐此不疲。阅读之余，也尝试写写，终不成篇。况且那时也没地方发表“封资修”的东西。

一九七二年年底，我进入军营服兵役，因有“文学特长”，负责连队的黑板报和墙报，兼而写写小报道。一九七五年一次夏季强行军中暑，痊愈后写了篇散文《水》，说的是部队拉练中缺水，战士干渴难耐，指导员就为大家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一支小分队深入乌审沙漠剿匪，连长在渴死前将一只装着水的葫芦交给战士，要他们彻底追歼逃匪的故事。《水》被团里的

通讯报道组推荐去《福建日报》，副刊编辑改题名为《葫芦的故事》登载出来。

如果以这篇文章为始点，我的从文之路已近四十年了。四十年来，因为职业的缘故，只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一年就读江西师大中文系和北京鲁迅文学院这三年多的时光里，才得以写下百十篇散文和小说。十分幸运，那几年的学习奠定了我一定的写作功底。

二〇〇六年清明节的前一天，我和几位同级别的人员坐在县委办公室，等候组织部的干部来唱名。被叫到名字的，由组织部干部引领去县委书记的包间谈话。这很像医院的护士引领病人去看医生，区别在于病人不一定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而被书记找去谈话的全明白：仕途到头了。因此，有人坦然，有人沮丧，有人激动。人的一辈子，毋乃过得太快了！走出县委大院，我长长吐了口气。那天，天气真好，天空湛蓝，如同水洗过一样。回到单位，我迅速办完交接，尔后带上发黄的记事本，重新踏上采访之路。我的时间概念很差，尽管时序已进入新世纪好几年了，但我的时间记忆依然停留在二十世纪。当问及一些老人时，这才发现时光滑过去了几十年，那些老人大多回归到了自然本体，包括我的父亲。我父亲说过，稻禾熟了，风一吹，谷子就要落田。他这粒熟透的谷子落了，许多粒熟透的谷子也落了。我悚然惊心：我这一代人的生命之穗，早已完成了扬花、打苞、灌浆的过程，也在渐渐地勾下沉甸甸的头来。遗憾的是，就我而言，生命之粒并不饱满。此后的日子，我应当努力了。

在我的文学写作生涯中，遇到过无数的贵人，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位：黄白先生，是他引领我走上文学之路；刘华先生，是他扶持我在这条莘确的路上走得端端正正。

说是序，让我诚惶诚恐。

写作, (自序) · 001

夏
天
的
阳
光
辑一

夏天的阳光 · 002

校园 · 006

小院 · 008

走村进城 · 010

暗淡的碾房 · 021

樵夫歌 · 024

梅河 · 027

冬夜 · 031

过节 · 033

晚自习 · 035

课间所玩 · 040

夜渔 · 043

麂子(二题) · 046

麻雀 · 052

蝉 · 057

金龟子 · 060

关于甲鱼的小剪辑 · 063

夏收夏种 · 065

积药 · 068

起名 · 071

民兵 · 073

“文革”残章 · 075

广场 · 084

父亲的阴影
辑二

父亲的阴影 · 088

外婆 · 093

老亲 · 097

老尼 · 103

木脚 · 105

李斜 · 107

兵营（二题） · 111

战友 · 116

锁忆 · 121

记忆 · 123

儿时故事 · 125

习惯 · 127

或许不是秃头的故事 · 130

帽辨 · 133

狗的幽默 · 135

青龙岩记 · 138

青龙寺二犬 · 140

护宅犬 · 142

乱弹 · 146

呼噜赋 · 154

凶宅 · 156

历史与评价 · 162

神像的启示
辑三

神像的启示 · 170

鲁院散记 · 172

编辑轶事 · 177

鸟血 · 179

风景 · 181

年衣 · 182

延续（二章） · 183

庙 · 庙戏 · 185

读《州志》（三篇） · 190

农户（三章） · 200

土地 · 208

鱼塘 · 211

踏青小写意 · 213

小村投止 · 215

草园小记 · 219

附 辑
四
录

对底层的关注 · 224

凝重的人生感悟 · 229

夏天的阳光

辑一

夏
天
的
阳
光

孩提时代，夏天的来临最撩人心弦。五月，稻禾扬花，蝉从蛰伏的地洞里爬出，爬上校园那排高入云际的白杨，先试探性地吱呀几声，继而一阵嘶鸣。前奏过后，终于喧嚣不已，直至寒露风袭来才屏声静气爬回地洞，以待来年。

期末考试在蝉声中进行，蝉声隐伏着对一个学生升级留级的预言。但几乎没有谁破解过这个谜。当然也不屑去破解，尤其是男生。男生的心已随着喧闹的蝉鸣雀噪飞向了旷野，飞向了河流。那几天里，学生们拼命压抑住兴奋，等候老师布置暑假作业，发下填写了各科成绩和评语的学生手册，而后带着短暂的兴奋或沮丧，走进了盛夏。

暑期作业繁缛而枯燥，老师们令人生畏的面孔总是与生字成语作文日记四则运算应用题叠印，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将作业塞进抽屉束之高阁。的确不必着急，漫长的暑假足足有两个月，即使需要补考哪门科目，开学前也有充裕的时间复习。

日程不必预设，早晨起床，喝光一碗稀粥，揣一只番薯或从泡菜坛子里抓几只辣椒，便去找志同道合的同学，背着大人们密商一天的活动。志同道合是雅言，也许说臭味相投更切合实际，因为密商的内容里包含

不少的阴谋，比如怎样使用侦察手段掌握农业社作息时间，以便趁隙去偷梨瓜倭瓜。比如怎样采取安全方式，使某人下河游泳时既呛水又不会淹毙。比如怎样接驳楼梯，去端掉某官长屋檐下的燕子窝。大约所有的密商都不太光明正大，所以领袖告诫要搞阳谋，一切问题都摆到桌面上来谈。

在阳光下进行的活动，无非是打鸟捉蝉抓鱼。小城周边全是菜园、树林，无数清澈的池塘星散其间。打鸟的武器是弹弓，子弹是小鹅卵石。糟糕的是夏天仅穿一条松紧带往往失效的破短裤，上身赤膊，子弹不便携带，只能就地取材。没有卵石的地方，只好望鸟兴叹。打鸟很容易成瘾，射手见到鸟便双目放光，心跳加速，不管鸟是站在电线上还是屋瓦上，也不管是麻雀还是燕子，操弓就打。这常引来屋主的高声叫骂，揎拳捋袖追来要狠揍肇事者，射手只好逃之夭夭。捉蝉比较容易，拿一根细长竹竿，在顶端粘上蛛丝，去粘蝉的薄翼。这一招几乎百发百中，鲜有逃脱者。会鸣叫的公蝉留下，翻压在短裤的松紧带下。不能发音的母蝉捡些枯枝烤熟吃掉，算作一顿野炊。抓鱼最难，而且鱼塘全归农业社所有，不允许别人下去浑水摸鱼。但是夏天炎热，遇到气压低的天气，鱼容易发瘟，运气好的话，可以捡到一条两条小小的死鱼。一般情况下，鱼死后先沉塘底，发胀后才浮上水面，故而总带点臭味。臭鱼用辣椒一炒，比鲜鱼味道还好。也有别种机遇，即鱼将死未死，头口露出水面喘息，瞅准了用木棍击打，顿时翻白毙命。不过这招须提防责任心警惕性极强的人民公社社员，让他们抓住，必揍你两眼翻白。除了去鱼塘捡死鱼，更多的时候是去大河里钓活鱼，到厕所捞些蛆，打些红头苍蝇，在河边找个树荫坐下就可垂钓。河水流速快，漩涡急，线才抛下去，眨眼就到

了头，又得拉起来重抛，鱼很难上钩，常常是用完一火柴盒苍蝇也钓不上两条鱼。鱼钓不着，倒是为灭四害作了不小的贡献。钓鱼钓得不耐烦了，于是扔了钓竿，扑通跳下河去玩水。

下河玩水是要瞒着大人的。河水貌似温驯，其实每年都要吞噬几条幼小的生命。大人查验小孩是否下过河，方法很简单，用指甲在他黑油油的脊背上一划，发白即证明下过水。下水者抵赖的时间很短，家法上身，一打就招。有看了电影想学江姐李玉和的，无奈同伴中常出浦志高王连举。加之家长采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再坚强的革命意志也要大打折扣。问题是禁归禁，没有哪个少年抵御得了水的诱惑。第二天，挨打挨骂的那些人依旧大呼小叫，爬上弯腰驼背的大树，做着各种姿势往河水中跳。

有益的活动是远足，跋涉二三十里去山里摘珠子。珠子其实是薏苡籽，中药店收，碾成薏苡仁，有破水消积的功效。摘来的珠子，大部分卖掉换钱，留下些作为赌博玩：找一只万金油或雅霜盒子盖，两三人凑满一盒盖珠子，轮流用一粒大珠子——俗称“摩”，放到眼皮下瞄准下跌，震出盒盖的珠子归跌“摩”者。为加重“摩”的分量，可以将其浸油。也有舞弊者，偷偷在“摩”肚子里塞牙膏皮，一经发现，当场用石子砸碎，没收所带全部珠子。

另一项有益的活动是捡废铜铁西瓜皮卷烟头，可惜效果都不太显著。大炼钢铁那年，各家各户连铁锅门搭都奉献出来了。西瓜皮也金贵，吃西瓜的轻易不扔皮，将其切细晒干，可以当菜，西瓜籽则留到过年做五香瓜子。捡烟头也不乐观，抽烟的瘾君子不抽到烟火燎嘴唇是绝不会扔掉烟蒂的。

尽管挣钱艰难，一个暑期下来，也能积攒一笔两三毛钱的资金。有了钱，就相邀一起，抱头挽颈上街买牛皮糕粒粒糖，消费掉三分之一的收入。吃过之后，挨着骑廊边走边看人家弹棉花串蓑衣做纸扎焊酒壶剃痢痢头贴太阳膏药，暗中嗤嗤发笑。让人家赶走后，心情愉快地坐到摆连环画的地摊小凳上，看一分钱一本的图书。倘若钱数够，去新华书店买本崭新的童话故事，在扉页上写明某某记用，开学后会吃香好一阵子。

所有的日子都匆匆而过，暑假也是。一个暑假留下的纪念，是一身黝黑似漆的皮肤，痛痒难耐的痱子。开学将近，心情紧张起来，胡乱地做各种作业，对错交由老师去评判。有一方面的作业可能会受到表扬，那便是作文，因为比在校写得更生动。背课文如果切合时境，也容易记牢。《夏天过去了》这篇课文中的“夏天过去了，可是我还十分想念，那些可爱的早晨和黄昏，就像一幕幕图画出现在我的眼前……”，至今我还记得。不过那些可爱的早晨和黄昏的一幕幕图画，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影影绰绰。而夏天炽热的阳光，几十年来让我的心火一般滚烫。

校 园

二小的校园分为两处，一是校本部内除了教室之外的一切空地，有前后两块。一是靠梅河边绵延里许的菜地，也被一条路隔为两块，我的家介于校本部与菜地之间。少时，梅江沿河一带还十分荒凉，战争残留的瓦砾随处可见。在草地上翻掘，多见生了锈的铅弹头铜弹壳。河岸，高高的雉堞向蓝天张着缺牙齿的大嘴，上面森森然长着冬茅和灌木。城垛外，绿水打着漩悠悠南下。城垛内面，是深深的壕沟，校园就在壕沟外延伸。校园的开辟当是五十年代初的事，那年月到处是空地，谁占都行。开垦成为熟地的校园边缘，种上了一排高大而挺拔的白杨，显示出学校的气派。沿小路的边上，用扁柏作为了绿篱。校园内的地块按班级划分，一年四季种些时鲜菜蔬，或者种植些向日葵、蓖麻、玉蜀黍、高粱之类。春夏，豆角黄瓜长得葳蕤茂盛，果实结得琳琅满目。秋天，地头的梨树和地底的花生番薯硕果累累。只有冬天，园内地面才显得萧索。那种下去的小苗，要待到冬雪过后，朔风刮尽，才抖擞着精神窜出油油的绿色，在早来的春风中摇曳着，开出黄灿灿的锦缎般的花来。校园的四季，伴着梅河流过；红领巾的四季，则伴着校园流过。校园布满了童年的足迹。

校本部的校园，除了高大的酸枣树和梧桐树，最值得称道的是各座教

室前花台里的月季花了。月季花长在《少年先锋队》的队歌中，红色的花瓣在晨曦中迎接着歌声，让学校显得欣欣向荣蓬勃向上。校园西侧那株高耸云天、华冠盈亩的酸枣树，结下的果实足有鸡蛋大，成熟以后的果实酸酸甜甜，让莘莘学子尤其是女生垂涎三尺。沿墙而植的梧桐，在叶片还刚萌动的时候，花朵就吹开了喇叭，浓浓的花香在整个学校弥漫。

在高年级的教室后面，还有一块园地，老师们习惯称为菜园。菜园里除了牵藤引蔓的丝瓜南瓜，沿墙还种了柑橘，种了葫芦。葫芦成熟的秋天，棚架下七悬八吊，野趣盎然。围墙外，是民居。民居的院里向天空伸出一棵古老的柚树，春天里开花，花香四溢；秋天里结果，果实累累。院里还有一株南方极少见的樱桃，樱桃细细的如乳突，尖尖的如耳垂，红红的如绛唇。从那方院中向葫芦架伸过来的，还有枝蔓卷曲的葡萄。

与校园毗邻而居的民舍里树绿花红，便有各种的鸟雀去光顾。我小时善射，打弹弓弹无虚发。见到鸟雀站在那方树上啁啾，便引弓发弹。于是那院中就有一位老婆婆走出来高声骂，直把我骂得夹起尾巴远远逃遁。更多的时候，是一位红衣小少女，拖着两条细细的长辫，睁着大眼睛劝止我愚蠢的举动。这个曾多次骂过我的老太太，后来成了我的岳母。那个红衣小少女，毫无疑问成了我的妻子。

小

院

一株亭亭如巨伞的柚子树，遮盖了苍老的小院。树下，用断砖和麻石垒砌的花台，爬满了苔藓。砖缝间，森森然伸出了铁青的凤尾草和面绿背白的猪耳朵菜。花台中没有花，在铁锈色的百年老土中，艰难地伸出一株枝干遒劲的葡萄。古老的葡萄早已不结果实，只在每年春天从衰迈的身躯上抽出几丝藤蔓，漫不经心地从厨房顶的瓦缝间钻过，向主人展示几片绿叶。

小院的确老了，苍老的断砖卵石拼砌的院坪刻印出了几代人的足迹。这些长满绿绒般苔藓的地方，是长角蜗牛繁衍生命的地方。

当我第一次迈进这个小院的时候，柚子花以它浓烈的芬芳迎接了小院的女婿。在这棵馨香醉人的树下，我闻到了美丽的妻子柚花般的气息。

从此，我成了小院的常客。我爱在春季里来，谛听甘霖敲打柚叶的天音，看浓密的墨绿间钻出丛丛鲜嫩的鹅黄，看葡萄从疤痕累累的光杆上爆出一粒粒嫩绿，看铁灰的砖缝中蠕蠕爬动的长角蜗牛，看蒙茸的绿苔从卵石的罅隙竭力地漫上砖道。我爱在夏季里来，在柚树下捡拾一片片雪白花瓣，仰望花骨朵中吐出的乳头般圆润的小绿果，循着葡萄藤找它终端的卷须，或者，摘一片凤尾草贴在妻子丰腴的手背上印一页倔强